

第一、中共認為過去的教育是實施思想統治，不允許人有思想自由的。它強制人「信仰」三民主義，凡是與三民主義不相符合的思想，都一概被叫做「分歧錯雜的思想」，都一律在被取締之列。平心而論，國民政府在大陸時代，確曾一度把三民主義列為一門功課（旋改為公民）。中共統治大陸後，不是把原公民課，都改了政治課嗎？國民政府統治下的各級學校，倒還容許教師自由講學，學生自由研究，自由發表意見。圖書館閱覽室，還可以看見各種思想的圖書，用各種文字所寫的報章雜誌，以及各黨各派的言論主張。也從來沒有聽見和看見過政府對於學者專家和青年學生，用過什麼命令或手法，一定要他們信仰「三民主義」，放棄原來的思想信仰主張。可是中共控制下的大陸各級學校，教師講學不得逾越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範疇，研究學術不得離開科學的社會主義觀點，發表言論務必有階級立場（他們認為沒有中間路線，不是革命，便是反革命）。學校裡可能看見的書報雜誌，都是千篇一律歌功頌德的思想言論。教師教學如果不遵照指定的思想路線施教，學生聽講後如果有懷疑不信任的態度，馬上會被指為立場不穩，思想反動。他們為了改造師生的觀點，強迫知識份子接受馬列主義的思想，從一九五一年起，在全國各地普遍展開「思想改造」運動。由批評而自我批評，要知識份子（教師自然包括在內）埋沒良心，違反人性來攻擊他人、陷害他人；要知識份子喪失人格尊嚴，自己辱罵自己。像用這種方式來強迫他人服膺它的思想主義的行為，他們究竟作如何的解釋呢？

第二、中共認為過去的教育是實行着奴隸主對奴隸式的層層管制。①因而使得學校變成摧殘青年學生的監牢和集中營。這個具體管制的組織，是明文規定的訓導或訓育制，軍事訓練，童子軍訓練，和不明文規定的特務監視，國民黨，三青團底活動。國民政府在大陸時代，對各級學校的行政系統上，所設置的訓導（育）制，那是專為指導管理學生日常生活的一個機構。據我們所知，該機構的權力只限於監督和指導一般學生的思想言行，却不能隨便把學生關起來，甚或命令強迫學生去做苦工，去上戰場。軍事訓練和童子軍，不外是訓練青年學生具有現代的軍事知識的基礎課程，我們並沒有意識到其他的作用。至於國民黨的黨員，三青團的團員，在學校裡組織學生會以及其他

學術研究會，那是黨團員私人的自由活動。中共統治大陸後，把原有的訓導（育）制度取消了，代之以生活指導員，和倡導「民主管理」的情形又怎樣呢？據我們看見聽見的，除了換湯不換藥之外，指導員的權力比既往的訓導主任不知大十倍百倍。他成了代替政府監督學校的太上皇，整個學校的行政要受他左右。其他教職員學生不用說一若他掌中的蒼蠅，他有權自由擺佈了。在他指使和黨團員的設計下，要學生擇師便擇師，要學生闢校道築馬路便闢校道築馬路，要學生參軍參幹便參軍參幹，如敢遲疑多慮，批評與自我批評，馬上便會臨頭，情形嚴重一點的坐牢失踪，也是常有的事。韓戰發生以後全國各地區參軍參幹的學生，東北區據董純才報告截至一九五〇年止，即就中學生便有三萬人。華東區據舒同報告：「去年（一九五二）各地革命大學總共訓練了青年大學生三萬餘人，各種軍政學校訓練了約四萬人、並分配參加革命工作」。西北區據楊明軒報告：約一萬多人。中南區約五萬六千人。西南區，約二萬餘人。又據人民日報的估計，全國大中學生參軍的約三十萬人^②。這些參軍參幹的學生，是誰要他們去的呢？是誰請他們去的呢？是中共政府派的指導員，有計劃、有步驟、利用黨團員透過組織關係，先在各級各類學校，激盪起抗美援朝的風潮，以無端控訴的方法，造成仇美、恨美、蔑美的情緒，從而用欺騙，威脅，說服等各種各樣的方式，使無知青年入其設計的圈套。這又是一種什麼教育？什麼制度呢？

第三、中共認為過去的教育，是造成特殊階級，小圈子主義的，優越感的學用不一致，理論與實際脫節的教育。國民政府在大陸時的設教，誠然對於各級各類學校有欠缺計劃與放任之處，致有畸形的現象，為人所不滿。現在中共認為所有學校要加調整、歸併、教師的思想，觀點、方法，要加以改造。不能把教育作為技術，或教學法，所以他們一面高叫教育要為工農開門，要為人民服务，要配合政治理想；一面強調教學方法，須從實際出發，使學生在做的行動中了解理論知識。把教學法變成「做學教」一致，做居第一，做了再學，學懂了再教，這種教育，原是「知行合一」的演繹。在啓發兒童智慧的意義上講，原不必厚非。但由於教師的變質（共區教師水準低落，高小畢業教初小，初中畢業教高小，是普遍的現象），做固是第一，做了未必再學，學了不懂也未必能再教（如河北

省據他們自己說，全省六萬零五十六名小學教師中相當於高小文化者佔百分之六十至七十），同時要學生超體力去勞動，要學生違反良心去做陷害好人的鬥爭行動，放棄了文化知識的學習，結合在社會活動的「鬥爭」生活中，教育成學生的腦海裡充滿着一連串的仇恨、殘酷的意識觀念。這樣的「做」對於生理沒有發育到健全階段的學生，體力上能否勝任？這樣的參加社會活動對於頭腦簡單思想未定型的天真青年，終日耳所聞目所見都是仇恨、冷酷、鬥爭的事實，這對於他們未來的影響又如何呢？

第四、中共認為過去教育的「道德思想」，即中國固有的道德思想，是有害的道德思想亦即封建思想。他們另有一套新的道德思想，那就是共同綱領上所規定的，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護公共財產的新國民道德。他們已把這些德目作為訓導學生的最高標準。在互愛中沒有提及愛父母。國家的愛代替了雙親的愛。在幼年的心理上已印入這種不念雙親的觀念。從尊敬家長的心，改為尊敬一國的元首，共產黨正用此以廢除孝道與矢忠家庭的傳統。試看他們對於這些「新道德」的解釋，如愛祖國，他們說：不是狹隘的愛國主義和狹隘的民族主義，而在國際主義下新的人民愛國主義。換言之，即愛護我們的祖國——蘇聯。愛人民，那是要所有的人民都要擁護共產黨，都要為共產黨忠誠服務。愛勞動，就是每一個人要養成替共產黨做馬牛一般的苦工，而沒有絲毫的難色怨言。愛科學，主要是指辯證法唯物論的科學思想，即馬列主義的思想。愛護公共財產，那是共產黨搜刮的所有財物，大家要共同愛護。他們並特別強調，這些德目，不能把它分開來看，它是有根線貫串着的，那就是人民大眾的立場。有了這個明確的立場去訓練青年兒童，才可建立為人民服務的人生觀，和發展為共產黨服務的思想。

共產黨人自知許多作法，矛盾百出，無法自圓其說，祇好承認過去國民黨底「黨化教育」和它現在底「黨化教育」，性質上是一樣的。不過，國民黨的方向是要「維持垂死的反動統治」，而它的方向是「指向無限光明的未來」。③這種毫無學理根據的盲目說法，想掩飾它的極權暴政，摧毀教育文化，扼殺人類自由思想的暴行，可能欺騙無知人民，決無法欺騙教育界的同工們！

此外，中共教育的最終目的，就是盡量地利用青年的勞動力——無論智力與體力，大有大用，小有小用，今年暑期（一九五四）又將有大批小學和初中學生，將被迫參加勞動。且看中共「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於四月二十二日發佈了「關於組織不能升學的高小和初中畢業生參加或準備參加勞動生產的指示」。

該指示說：「一九五四年暑期畢業的高小和初中畢業生約四百多萬人，初中學生有六十多萬人。」「他們普遍的想法是要繼續升學。加上去年畢業後現在還想升學的同學，今年準備投考初中和高中的中學生的數目是很大的。」但是，該「指示」却主張中、小學生畢業後「大部份都應該參加或準備參加勞動生產，源源不斷地補充勞動隊伍。」「要求各級團委十二分重視這個工作，」「妥善地解決不能升學的高小和初中畢業生參加或準備參加勞動的問題。」由此可知，大陸中小學生無法升學，被迫參加勞動，是中共有組織有計劃的一種運動。又五月三日的光明日報載「中國教育工會全國委員會主席」吳玉章的「給全國教員工作者的一封信」中，再三地強調：「國家極其重視我們的勞動的貢獻，也殷切地期望我們不斷取得更大的成績」與「我們的工作任務，就是要教育學生，使他們在身體上，智識上和思想上，都有一定的準備，以便成為社會主義的建設者，成為各個勞動戰線上的各種後備力量。」換句話說，這種教育的政策就是奴工的製造政策。

學生被迫參加勞動的普遍程度，據四月五日的光明日報一篇遼西省綏中縣的報導說：「我縣一九五三年的高小畢業生二千六百七十二名中，除四百八十八名升入中學外，已有一千九百名學生參加了農業生產。」

中共報紙承認，學生及其家長，乃至於教師，對於中共的強迫學生勞動，均表不滿。五月三日的光明日報，有遼西盤山縣哈吧村完全小學劉鳳霞與河南省實驗小學焦景洲兩人的報導說：「我們班上學生五十三人，雖然多數是貧僱農的子弟，但家長們都希望孩子不要參加生產勞動。」「特別是教師們，又認為小孩子年齡小，不叫他上學也說不過去」。「學生一般也都口裡說升不上學參加生產勞動是一樣光榮，一樣的有前途，但他自己却不願參加生產勞動。學生家長呢？道理也懂一些，但總認為他的孩子只有升學好」。四月五日光明日報說：高小畢業生多「認為

當莊稼人沒出息，沒前途，」「家長也是見到孩子致不上中學，很不滿意。」

由此益證中共的所謂「指向無限光明的未來」的教育政策，絕對不是爲人民，而只是爲了它的黨。

①係中共文特丁浩川語（見中共文教政策學習資料）

②參閱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四日人民日報

③參閱丁浩川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教育底指導思想」最後的結論。

第二章 高等教育

共產黨對於教育事業和知識份子，是有一整套摧毀消滅的辦法。毛澤東在「爲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奮鬥」中所說的「有步驟地謹慎地把舊有教育事業，和舊有的文化事業澈底的改革（剷除）……拖延時間是不對……過於性急也是不對……凡條件具備可以改革的就應該改革，條件不够的要積極製造條件……」。這就是摧毀教育，消滅文化事業的「聖旨」。中共負責文教事業的部門，本着這個「聖旨」，於是向大眾高叫：「大力地從事建設教育」，在這響亮的口號下，背面却是一套設計好的陰謀詭計，在逐步實施。

高等教育，是中共認爲在改革教育中最重要的節環。於一九五〇年六月一日便召開第一次全國高等教育會議，宣佈他們所要實施的新教育和舊教育是性質上完全相反的東西，從而對過去的教育內容、制度、方法等，決定必須予以根本拋棄，澈底的斬草除根。同年七月廿八日中共第四十三次政務會議通過，「關於高等學校領導機關的決定」。八月二日中共教育部頒佈：「關於實施高等學校課程改革的決議」。同月十四日又頒佈：「高等學校暫行規程」，「專科學校暫行規程」，「私立高等學校管理暫行辦法」；接着又公佈，「處理外國津貼學校的決定」。以上各項的決定、規程、辦法，以及共同綱領中的文教政策，乃是中共摧毀過去教育的原則，宣佈過去教育死刑的判詞，也是高等教育從此陷於紛亂，知識份子走上末路的開始。

一九四九年秋，上海文教局負責人夏衍，在復旦大學某次的集會，便公開說：「目下共產黨，並不需要像現在大學裡所施的純理論的學問，這種教育在現階段是浪費的，我們所需要的只是訓練班，化一年二年，授以一些實際的東西，就讓他們參加工作……」。

馬寅初於一九五〇年二月初，在上海發表談話稱：「將來新中國僅留基本的、全國性的大學六七所，其餘分別合併。」

臧雲浦於一九五〇年三月十五日在大公報發表「大學的幾個問題」一文裡，強調大學分佈的地點，應於下列各地為原則：一、北京，二、上海（或南京），三、廣州，四、武漢，五、成都，六、昆明，七、開封，八、蘭州，九、廸化，十、長春，十一、拉薩，十二、台北。每所合併其當地及附近各大學。並以這樣合併以後，有多種好處：（甲）人才可以集中，（乙）經費可以充裕，（丙）設備可以完備，（丁）分佈合理，（戊）範圍擴大。

蘇聯專家A II 阿爾辛節夫，在第一次全國高等教育會議席上發表一篇談話：「從蘇聯高等教育的經驗畧談幾個問題」中特別指出：「現在中國高等學校可遇到的任務，也和蘇聯高等學校在偉大的十月革命後所遇到的任務原則上是相同的。蘇聯十月革命以後，首先是技術的高等學校應運而生，舊的高等學校迅速改造，原有大學也進行澈底的改造。中國各大學改造的方針，應該與那個時候蘇聯各大學改造的方針原則上是一樣的。中國大學應該培養的，不是抽象的學者，而是具體的專才……蘇聯高級幹部培養中起決定作用的，不是大學，而是學院……在數量上，學院在蘇聯佔絕大多數。在八百以上的高等學校中，大學僅有三十所，蘇聯沒有一個城市會辦起多於一所的大學……。」^①

中共本着摧毀教育的目的，在嘍囉們一唱一和，尤其在蘇聯老大哥A II 阿爾辛節夫的耳提面命下，他們便製造出許多名義，作為接收，撤銷，停辦和歸併的藉口。

第一節 一般制度

按中共頒佈的「高等學校暫行規程」中，與原國民政府的「學組織法及大學規程」，其中區別最大的，計有下列

數端：一是高等學校的目的（中共稱爲任務），一是大學修業年限，此外便是行政組織，課程教材，教育管理以及學生的入學資格等。茲依次論述如次：

第一、高等學校的宗旨和任務：其第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學校的宗旨爲根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五章的規定，以理論與實際一致的教育方法，培養具有高級文化水平，掌握現代科學和技術的成就，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高級建設人才。」這便是設立高等學校的宗旨。第二條規定高等學校的具體任務是：（一）根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進行革命的政治及思想教育，肅清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主義的思想，樹立正確的觀點和方法，發揚爲人民服務的思想。（二）適應國家建設的需要，進行教學工作，培養通曉基本理論並能實際運用的專門人才；如工程師、教師、醫師、農業技師、財政經濟幹部、語文和藝術工作者。（三）運用正確的觀點和方法，研究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哲學、文學、藝術，以期有切合實際需要的發明、著作等成就。（四）普及科學和技術的知識，傳播文學和藝術的成果。

第二、大學及專科學校修業年限：過去的大學完備的有設農、工、文、理、商、法、教育，醫學八個學院，修業年限四年至六年，醫學院至少五年以上。現在中共規定：「大學及專門學院修業年限，依各該系課程的繁簡分別規定以三年至五年爲原則。」專科學校的修業年限，規定依各該科課程的繁簡，分別定爲二年至三年。

第三、行政組織：過去國立省市立大學校校長由國民政府任命，學校行政悉由校長負責。教授之遴聘，只須按照大學獨立學院教員資格審查暫行規程的規定，可以自由物色。現在中共行政上，雖規定大學及專門學院採校（院）長負責制，但另有一個駕乎校（院）長權力之上的校務委員會，牽制着校（院）長，更可說是監督校（院）長，使得學教陷於樣樣須開會決定，事事須大家商量，致芝蔴綠豆般的小事，校（院）長亦無權自由裁量。一切流於形式，陷於癱瘓的無人管理的混亂狀態。

第四、課程教材：過去高等學校的課程可說應有盡有，無所不包，而教材範圍亦包羅萬象，可任由學者自由選

習，任由教者自由傳授。而主管教育當局是尊重個性的自由發展，和學術的獨立尊嚴。中共統治大陸後，關於高等教育課程改革的決定是：在思想方面以傳授赤色經典馬，恩，列，史，和毛澤東思想為最高目標；在知識科學方面以培養造就維繫政權的幹部為原則。在這種目標原則之下，「全國高等教育改革計劃」中，明白宣佈向「蘇俄文化以外的一切文化掃蕩」。中共「教育部」按照欽定的教條，規劃出一套完備的所謂「理論與實際一致」的教學方法，培養具有指定的思想路線，掌握統治人民技術的方法，全心全意為共產黨效忠。

中共為謀迅速達成上項目的，從一九五一年秋季起，除理，工，農，醫，各學院另訂制度，規定必修若干政治課程及選用蘇聯教本外，其餘文法學院各系，即澈底以馬列主義為中心教學方向，而進行純俄式的思想制度教育，把辯證法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包括社會發展史），新民主主義論（包括近代中國革命運動史），和馬列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列為公共必修，規定於二學年內修完。各科系的課程經過「改革」以後是這樣的：

中國文學系——中國文學史、中國語文、文藝學、中國文學各著述、世界文學史、俄國翻譯的小說劇本（果戈里、高爾基、屠格涅夫、托爾斯泰、卡達耶夫、奧斯特羅夫斯基、高斯華綏、愛倫堡）和蘇聯戰後的七大文豪（涅維洛夫、左琴科、左竹梨、拉甫列涅夫、賽普琳娜、伊凡諾夫、亞洛賽夫）的作品，為專題研究讀物。這是中國文學系的全部內容。

外國語文系——是以俄語語音學，和俄文翻譯為主。此系的課程，除前列中國文學系的若干俄文讀物原本作為選修的專書；至於英法語文的課程，因為師資的限制，以及中共的誘惑，人數形成極端的倒轉，不外點綴而已！中共誠有專門訓練英法語文人才的地方，那就是北平外國語文學校（一些自各大學經過思想考驗的學生被指令轉去該處學習的地方，就是中共的特務教育）。中共強調教授階層的思想問題，不惜把全國有聲譽的英法語教授，強令集中北平，而用俄國青年大學畢業生，來充填英法語文的教席。以南京大學未被撤銷前為例：金陵原來的英法語文教授，「解放」後，被排除淨盡；當時在金大充英法語教授的，是一位留學美國多年的俄國新聞記者史賓基列夫，和

一個美國黑人副教授，及三個俄國英語學院畢業生。中共對外國語文學系設立的中心要求，及荒唐控制，於此可見一斑。

哲學系——中共把哲學系的中心任務，定為「引導學生深刻學習辯證唯物主義，並能用辯證唯物主義，來研究解決一定的具體實際問題，如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等任何一方面的問題，與訓練中等學校教授邏輯課程的資師」。此系主要課程計有：辯證唯物主義（包括自然辯證法），歷史唯物主義，中國哲學史（強調「五四」以後的思想史，並將其牽強到馬克思主義哲學為這一思想的策源地），西洋哲學史（特別強調唯物論與唯心論的鬥爭史。以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的發展，為黑格爾以後西洋哲學史真正思想體系的建立），一元倫理學，批判認識論，經刪改後的西洋革命史，中國革命問題的各科專書，為必修課程。名著選讀（反杜林論，費爾巴哈論，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根源，唯物論與經濟批判論，國家與革命，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專題研究（毛澤東思想方法研究，當前世界和中國思想文化戰線上的抉擇等）。

歷史系——社會發展史（中國被曲解歷史所構成），中國近代史（以惡的一面為中心的歷史），中國通史（被增刪過的編年史），世界通史（以共產主義的中心觀點的通史），蘇聯史及亞洲史，殖民地附庸國史，外國國別史（同樣被刪改後的外國國別史），七門為基本課程。並以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根源，德國農民戰爭，法蘭西革命鬥爭，拿破崙第三政變記，法蘭西內戰，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論一元歷史觀之發展，什麼是人民之友，國家與革命，帝國主義論，聯共黨史，「思想方法論附錄」等俄文譯本為專題研究課程。

教育系——新民主主義教育概論，批判介紹教育方法，教育心理學，中國近代教育史，西洋現代教育史（已橫加渲染），教育行政，教育測驗與統計，現代教育學說研究（以蘇聯教育為中心），職業教育概論，重點核心制度的政策法令，實習等。另以政治經濟學系的基本課程為選修課目。

經濟系——政治經濟學（馬克思學說為中心），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建設，集中化的政策法令，蘇聯經濟建設研

究，中國近代經濟史（以農村經濟為主），近代經濟學說史，現代國際經濟，中國土地問題與土地改革，國營經濟的財政學，貨幣銀行學，普通統計學，會計學，經濟地理，並以社會經濟調查等課程為研究對象。

政治系——馬列主義法律理論（馬列主義的社會觀、國家觀、法律觀），新民主主義的各項政策法令（新司法制度——人民法院組織，新檢查實務，監獄制度；土地改革法令——土地改革，減租減息，城市土地政策；城市改革法令——工商政策，房屋租賃，民主建設，城市管理及建設，失業處理，乞丐妓女問題；勞工政策法令——職工運動，勞工立法，工會合作，工資政策；財政法令——金融外匯管理，對外貿易、財政、合作新法規；文化教育政策法令——新民主主義文化教育方針，知識份子政策；婚姻法，外交政策等）。此外並選修共產黨宣言，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根源，論一元歷史觀的發展，論國家，史達林關於蘇聯憲法的報告，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論人民民主專政，新民法原理，新刑法原理，憲法原理，國際公法，國際私法，商業法原理，犯罪學，刑事政策，蘇聯法律政策等翻譯書籍。②

以上是文法學院琳瑯滿目的新課程。至於教材不用說是只許在馬、恩、列、史、和毛澤東思想範疇內，去歸納、比較、演繹了。

第五、教學管理：過去的教學，一般地是由教師自行選定合乎學生需要並能鼓舞學生學習興趣的各種教材，由教師自由講授。至於學生在校的言行，倘有超越軌範，或乖謬之處，一般地訓導處會給予合理的勸導和糾正。目前中共對於教師的教學內容，在「高等學校暫行規程」第十八條，特別規定，「教學研究指導組（以下簡稱教研組）為教學的基本組織，由一種課目或性質相近的幾種課目之全體教師組成之；各教研組設主任一人，由校（院）就教授中聘任，報請中央教育部備案。其職責如下：（一）領導本組全體教師，討論及制定本組課目的教學計劃與教學大綱；（二）領導及檢查本組的教學工作和研究工作；（三）領導與組織本組學生的自習，實驗及實習」。教學方法是採用集體主義的教學方法，任何教授講師講學，不僅要經過教研室試講的考驗與教師互相聽講的批評，同時要在

教學上貫澈唯物觀點與辯證方法上的引用。在俄式化的教研室，試講、聽講制度和教學內容約束下，是不容許有純科學的，純技術的自由教學。在教學方法要貫澈唯物觀點，和辯證方法下，是不容許有超政治的，超階級的自由教學。在研究本行專業學術要清除唯心論的知識下，更是不容許超政治、超階級、純科學、純學術的自由研究學問。因此，教師的教學不得不研究，消化共產黨那一套政治理論，向學生大力地灌輸了。

說到管理，訓導處取消後，已無管理的機構。同時中共爲了要利用學生，奴役學生，於是在學校裡倡導什麼「民主領導」，「民主管理」和「自由學習」。在這些口號下，學生在校根本不需要人管，亦無人願管了。還有在「民主」、「翻身」、「主人」、「反對壓迫」、「反對專政」的氣氛，揚溢在學校，大部的學生早已養成極度驕傲的態度，和囂張的風氣，學生在校是普遍不聽師長的指導。亦無須師長的指導。學生何以敢這樣？教師爲何不得不這樣？其實都是中共有意造成。原來政府相信校長，不若相信教師，相信教師，又不若相信學生，教師在校只是按照指定的教材，規定的範圍、方法、好似開留聲機般的敷衍了事而已！③

第六、學生的入學資格：過去的大學對於學生的入學資格。規定是相當嚴格的，例如同等學力經考試及格，固有錄取希望，但取錄的比例甚少超過百分之五的。現在中共對於入學資格多加了四項：（一）具有相當工作歷史的革命幹部，（二）工農青年，（三）少數民族學生，（四）華僑學生；應予以入學及學習的特別照顧。這無異說，具有任何上項條件之一者，即不必有某種學歷和某種知識程度，均可入學了。其實中共統治大陸後，大學早已不是研究高深學術的機構，而是他們製造高級幹部的養成所。他們的幹部要進大學非特可以不經考試而且可以自由進出。且看一九五二年五月三十日新華社消息說：「華北幾間學校已接受了機關和部隊幹部二千餘人開始補課學習，這次抽調的是相當於高中二年級以上的文化水準，年齡在三十歲以下的幹部。他們入學後，被編入各校專門爲他們成立的幹部補習班。補習三月，然後分配到各校各科系學習，這些幹部尤其是部隊幹部，鍛鍊較多，組織性與紀律性較強，有政治文化學習的積極性，他們一般熱愛勞動，艱苦樸素。他們都引起了各校師生員工的敬愛，同學們都

表示要向他們學習」還有退役老幹部和所謂「及格的榮軍」充填其間。這些人在學校更是氣餒萬丈，而為學生中的太上皇，他們假深造的名義，實際上是控制學校，監視非黨團員的學生思想和行動。尊嚴的學府，閃耀着可怕的陰影。

第七、學習俄文重於學習任何課程：過去的大學，對於他國語文雖有設科開班，但當局絕無強制性的一定要人學習。現在中共却聲嘶力竭地不但要大學，中學的學生、教授、教員學習俄文，而且要每一個國民都學習俄文。他們不是在人民日報上大叫要「廣泛地展開學習俄文運動」了嗎？我們別忽視中共的所謂「運動」二字，須知，中共向來不「運動」則已，一「運動」就是說明它極端重視那件事情了，在「運動」開始時，就必然是挾着雷霆萬鈞之勢大力推行的。且看新聞日報的標題吧：「全國人民學習俄文已成熱潮」。人民日報則報導說：「目前全國各地已設有較具規模的俄文專科學校八所，共有學生近萬人。設有俄文系（組）或俄文專修科的大學和獨立學院，據不完全統計，全國有五十九處。例如東北地區的中學幾乎全部設立了俄文課，北平市五十五所普通中學也都設立了俄文課。此外，全國各地設立了不少俄文夜校，業餘俄文班等，僅上海一地即有一千處以上。根據九月份不完全的統計，僅十九個地方的中蘇友好協會組織所辦的俄文夜校和業餘俄文班就有一百一十個以上。許多縣城也都開設了俄文夜校和業餘俄文班。現在中蘇友好協會正開始把學習俄文的運動推廣到所有小城鎮去。……許多地方舉辦了俄語廣播講座，聽俄語廣播的將近二十萬人……」

在「學習俄文運動」的號召下，中共強迫學人專家像「趕考場」似的去唸俄文。就以清華大學教授學習俄文的情形來說：「在十五天內總學習時間一般是一百三十小時到一百四十九小時，基本上掌握文法及專業書籍的生字一千到一千五百。靠字典的幫助，可以閱讀專業書籍。」但，這會是事實麼？除非是天才，除非是對俄文已有基礎者，否則將是不可能的事。清華大學機械系的董樹屏教授說：「錢俊瑞副部長號召我們學俄文，我心裡真難受……但是我學過三次，老是學不好。」光明日報報導說：「學俄文成為教師們共同感到煩惱的一個問題」，以致個個教

投全免不了說：「橫亘在面前的是一座『俄文難學』的大山。」⁽⁴⁾

中共的頭目說：學習俄文，通曉了俄文「可以更直接地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可以更好地應用蘇聯在工業、農業、科學……等各方面的豐富經驗，可以幫助我們提高工作水平和改進工作方法。」錢俊瑞更率直的說：

「今後爲了更普遍推廣俄文學習，使人家學習得更有效，首先要充分認識學習俄文不單是學會一種外國語言的技術問題，而是一項重要的政治任務。」又說：「我們學習俄文，也要和做其他革命工作一樣，要有極大的頑強性和堅毅性，決不能在學習的過程中稍稍碰到一點困難就中斷，工作一忙就掉隊——。」

今天大學裡，無論學生教授，都無法逃脫學習俄文的一關，因爲這是一項重要的政治任務。不過，儘管中共如何的迫使人民學習，如何地極盡引誘能事，然而這種亡國滅種的文化運動，一如「思想改造」運動，當他們在清醒之後，是會自覺自動地起而拋棄反抗！

第八、盲目的學校改制與科系劃分：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三日至二十四日，「中央人民政府」召開各大行政區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會議，「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習仲勳曾坦白指出：「三年來全國文化教育事業是缺乏計劃性，各種工作都存在着極大的盲目性，各項事業有單純追求數量，忽視質量的傾向……」（見人民教育三月號六五頁）。這是什麼話？中共的計劃不是滿天飛嗎？爲什麼文化教育却缺乏計劃呢？一個政府的政策，不能說沒有偏頗，但不能盲目，而且一直盲目了三年多，讓大家都在黑暗中摸索，那就是天大的笑話了。文化教育是帶領新生的一代向着時代前進的路標，而這路標是讓一個瞎子來裝設，這一代青年的前途，還堪聞問嗎？至所謂單純追求數量，忽視質量的傾向，本是中共的浮誇的天性所必然發生的結果，那更不足道了⁽⁵⁾。茲以清華大學的改制劃系爲例，可知他們的用心不外是使學生學到一些合於馬，恩、列、史和毛澤東思想的學術皮毛外，變爲一無所知的中共的俘虜而已！按清華大學，現已被中共改爲多科性的工業高等學校了。他們把原北大、燕大、和原清華的工學院所屬各科系，抽拆拼配而成的。狹隘的劃分專業設置：如機械製造工程，金屬切削機床及其工具，鑄造機及鑄造

工程，金屬壓力及其機器，金相學和熱處理及其設備，起重運輸及其設備，發電設備，水力動力設備，工業企業電氣化等二十五個專業成爲機械製造、動力機械、土木工程、水利工程、建築及石油工程等八個系，另設有發電廠電機，石油機廠機器設備，工業民用房屋建築等十七個專修科。專業劃分得這樣狹隘，而教學內容又全盤移植了蘇聯一套淺薄落後的科學和技術的知識；學生選修某一專業以後，就再無機會學到其他帶有多種專業性的知識了。其將來畢業的「專業」學生，所能懂得的只是限於那狹隘的專業範圍，而且還是不完整的落後的一點皮毛。這不是故步自封盲目的做法嗎？

從上面的敘述中，可知中共的高等教育，有如下幾種偏向和特質：

- ①把學校作爲達成政治目的工具：在這一前提之下，國家民族的觀念，被抹煞了；固有的道德文化遭揚棄了；父母子女的倫常，人與人間的友愛，一切被破壞了。
 - ②把研究高深學術思想的學府，變爲普通技工技術的養成所，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研究院。並且形成重量不重質。
 - ③在莊嚴的自由的學府裡，滲透大批職業學生如退役軍人和合格榮軍黨團員等，控制學校和非黨團員學生，致學校與學生提心吊膽，無法安心辦學讀書。
 - ④在樹立正確的觀點和方法下，在理論與實際一致的口號下，把所有的人都在定型之內製造成沒有心性而徒具行尸走肉的機器人了。
- 今天中共的高等教育和其他各級教育一樣，可以引用列寧一九二〇年在俄國共產黨青年團第三次全國大會上的演說詞，來形容倒是十分恰當的。他說：「中共舊的學校總說它是要培養出通曉各種知識的人，它所教授的是一般的科學。我們知道，完全是撒謊，因爲現在（當時）整個社會都是建築和支配在把人們分成各階級，分成剝削者與被剝削者的基礎上。自然，現在（舊時）所有浸透了階級精神的學校，只能使共產黨（資產階級）底兒女獲得知

識。這種學校裡的每一句話，都無非是根據共產黨（資產階級）利益捏造出來的。在這樣的學校，工農青年所受到的與其說是教育，不如說是爲迎合共產黨（資產階級）利益的奴化訓練。教育這些青年的目的，就是要爲共產黨（資產階級）造成適用的奴僕，既能替主人創造利潤，同時又不會驚擾主人的安寧與閒逸。」（括弧內的字係原列寧所說的）。這就是中共急切須要培養的人才，也是仰教育青年的目的。三十三年前列寧的預言，全部兌現了。

中共雖然厭惡過去的教育，要剷除過去的教育。但恐操之過急，適足以引起不良後果，因此，對於摧毀教育的方法，以及各項準備，倒是十分充分和認真的。以天翻地覆的院系調整言，事先便有一個良好的準備。這點一九五

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人民日報」社論：「做好院系調整工作有效地培養國家建設幹部」中便說得非常清楚：

「今天的院系調整工作，是在學校的政治改革和教師的思想改造已經取得重大勝利的基礎上進行的。兩年以前，在全國高等教育會議上即曾提出了調整院系的問題，但是兩年來這一工作很少進展。主要是因爲許多在思想上還嚴重地存在着崇拜英美資產階級，宗派主義，本位主義，個人主義的觀點，沒有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务的思想，因此就不能很好貫澈執行新民主主義的教育方針。自從一九五一年毛主席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號召知識份子進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運動和今年經過「三反」和思想改造運動以後，各校教師進一步肅清了封建、買辦、法西斯思想，批判了資產階級思想，樹立和加強了爲人民服务的思想，這樣，就有條件可能把院系調整工作做好了。」不錯，一九五一年的「鎮壓反革命運動」早已給政治、經濟、文化，以至任何方面的「改革」，輒平了絆腳的大大小小的石塊，「思想改造」又把知識份子畏懼的心理基礎上，進一步加以理論的征服。

自然，這一時期，還有誰敢說半個不字呢？

現將中共三年餘來，對高等學校接管、更名、歸併、撤銷、調整的情形，分述如次：

中共對於過去的大學和專科學校，在「解放」初期，于私立學校是採取「積極維持，逐步改造，重點補助」的方針。實際上是派政治教官，滲入學校、監督、控制、代行校長的職權。照顧教師教學應與自己的業務聯繫着，進

行政政治學習，並着重地對學生進行革命的馬列主義思想教育。一方面捏造各種事實，製造各項事件，使學校陷於多事之秋，形成無秩序，無紀律的混亂狀態。同時在配合革命形勢的口號下，機關部隊任意在學校亂抽亂調，如天津協和大學二年級以上的學生幾乎全部被抽調至韓戰場。由是學校工作益形困難。各機關部隊向學校抽調情形，一九五一年九月十六日香港星島日報有如下的報導：「爲了及時糾正各機關，團體等亂招亂調在校學生的現象，廣東人民政府文教廳和新民主主義青年團華南工作委員會本月一日特聯合發出通知各區縣市切實糾正，內稱：解放以來各地區輸送了大批學生幹部和團員，參加國防建設和各種工作崗位，這是正確的必要的，但由於動員太多，且抽調學生時缺少統一計劃，目前各地學校的學生骨幹已是空虛，使學校工作的展開受到影響。」這是「解放」以後大中學校的普遍現象。

接着他們便運用政治的力量，配合着黨團員的組織活動，以「分佈不平衡，浪費國家公帑」和沒有重點等名義，對於教會創設的大學則誣蔑爲具有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作用。這些學校，不是被變象接收，或改作短期訓練班，便製造其他名義，勒令停辦，取締。對於公立學校則指爲反動派據爲宣傳反動思想的大本營，先是更改校名，如把中央大學改爲南京大學，中正大學改爲南昌大學，繼而歸併，如把廣州的文化大學，廣州大學，國民大學，勸勤大學及廣東省立文理學院等八大學，歸併爲華南聯合大學，又把上海大夏大學的教育學院，光華大學，滬江大學，復旦大學的教育系，合併爲華東師範學院，大夏校名撤銷。接收的大學一九五二年以前僅北平輔仁大學，燕京大學。可是一九五二年秋季以後，全國私立大學和教會連根都被挖掉了。不特面目全非，簡直是無影無踪了！

關於大規模的全國性的調整（摧毀）是從一九五二年六月至九月這一期間實施的。「關於全國工學院調整方案」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即經中共政務院批准。其主要調整措施如次：

「①將北京大學工學院，燕京大學工科方面各系併入清華大學。清華大學改爲多科性的工業高等學校，校名不變。將清華大學的文、理、法、三學院，及燕京大學的文、理、法，方面各系併入北京大學。北京大學成

爲綜合性的大學。燕京大學校名撤銷。

②將南開大學的工學院及津沽大學的工學院合併於天津大學。

③將浙江大學改爲多科性的工業高等學校，校名不變。將之江大學的土木，機械兩系併入浙江大學；浙江大學的文學院合併於之江大學。

④將南京大學的工學院劃出來和金陵大學的電機工程系，化學工程系及之江大學的建築系合併成獨立工學院。

⑤將南京大學，浙江大學兩個航空工程系合併於交通大學，成立航空工程學院。

⑥將武漢大學的礦冶工程系，湖南大學的礦冶系，廣西大學的礦冶系，南昌大學的採礦系調整出來，在湖南長沙成立獨立的礦冶學院，以培養有色金屬的採礦冶鍊人材爲主，並增設採煤系及鋼鐵冶煉系。

⑦將武漢大學的水利系，南昌大學的水利系，廣西大學土木系的水利組合併，成立水利學院，仍設於武漢大學。

大學。

⑧將中山大學的工學院，華南聯合大學的工學院，嶺南大學工程方面的系科及廣東工業專科學校合併成爲獨立的工學院。

此外，東北三個工學院暫不予以變動，但須實行重點分工，具體方案由三校負責人作進一步的研究。西南工業專科學校航空工程專科，則併入北京工業學院（即原華北大學工學院）。」^⑥

這只是調整中的一部份措施，一九五二年九月廿四日新華社有一篇比較全面的報導說：

「這次全國高等學院系調整工作是以華北，華東兩大行政區爲重點，做較全面的調整。華北區以北京，天津爲重點，調整後全區共設四十一院校；華東區以上海，南京爲重點，調整後全區共設五十四院校。華北區的北京大學，南開大學成爲綜合性的大學，清華大學和天津成爲多科性的高等工業學校，北京師範大學和輔仁大學調整成爲

新的師範大學。輔仁大學燕京大學各校撤銷。同時在北京新設北京地質學院，北京鋼鐵工業學院，北京航空工業學院，北京林學院，北京機械化農業學院，中央財經學院，北京政法學院等專門學院。華東區的復旦大學，南京大學和山東大學成爲綜合性的大學；浙江大學和南京工學院成爲多科性的高等工業學校。同時新設華東化工學院，華東水利學院，華東航空學院，華東體育學院等院校。南京的金陵大學，山東的齊魯大學，上海的聖約翰大學，瀕江大學，震旦大學等校撤銷。東北區的東北人民大學改爲綜合性大學，同時新設東北地質學院，東北林學院，瀋陽農學院等院校。中南區的中山大學成爲綜合性的大學，嶺南大學，華南聯合大學等校校名撤銷。西南區的重慶大學改爲多科性的工業高等學校，同時新設重慶土木建築學院，重慶化學工業學院等學院。此外西北區新設新疆八一農學院」。

這次全面性的院系調整，中共貫澈了三項政策的措施：第一澈底地消滅了過去的外資高等學校；第二也消滅了過去中國私人創設的高等學校，加強中央集中領導；第三集中力量訓練專門工業技術人材。一、二兩項是過渡性的措施，第三項則是長期的政策。

在中共政府未成立以前，全國受外資津貼的高等學校共有二十四所，約佔全國高等學校百分之十。這些高等學校中共堅決否認對中國教育有任何貢獻，指控它們是「美帝國主義對華文化侵略」的工具以及搜集情報的機關。所以消滅這些學校乃是必然的定論。中共消滅這類學校，大體說來是採取如下幾種步驟來執行的：

第一、從一九五〇年起，即「解放」之後，首先加強領導，實行馬列主義的政治教育。

第二、從一九五〇年冬季至一九五一年，是斬斷各外資學校與外國團體的經濟關係，或改爲公立由人民政府接辦，或仍爲私立性質，政府酌量津貼。

第三、從一九五二年夏季起，是在各校推行反美運動，舉辦「控訴美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罪行展覽會」，及控訴大會。

第四、從一九五二年秋季起，緊接着「控訴美帝」之後就在院系調整中將燕京、輔仁、金陵、齊魯、聖約翰、瀕江、之江、震旦、嶺南等有悠久歷史的學校全部撤銷了。

據說：瀕江大學把整個學校讓給「上海工業學校」時，黨團員動員全校師生把教室、寢室、實驗室和圖書館打掃得一塵不染，然後把校名的招牌毀掉而離開。該校校委會主任委員余日宣，震旦大學校長胡文耀，聖約翰大學校委會主任委員潘世滋等一致「興奮」地說：「教會大學從此獲得了澈底的新生，洗去歷史的污點」！誠不知他們去講「道」，還是在唱「讚美詩」！

又大夏大學校名撤銷後，中共強迫該校負責人歐元懷公開發發表談話：「這是政府的賢明措施」，我們不懂所謂賢明究在哪裡？和院系調整有關的一項政策是加強政府高等學校的領導。中共爲了加強行政關係的領導，基本上已將私立學校加以消滅了。「在一九五〇年六月前，大陸共有高等學校二百二十七所（各地人民革命大學一類性質的學校和各地軍政大學不在內），學生共約十三萬四千人，其中公立學校一三八所，約佔全國高等學校總數的百分之六一，中國私人創辦的私立學校六十五所，約佔總數的百分之二九，教會設立的學校二四所，約佔總數百分之一〇；全國高等學校中，大學六五所，佔高等學校總數百分之二九，專門學校九二所，佔總數百分之四〇，專科學校七〇所，佔總數百分之三一。」（見一九五〇年六月馬叙倫在全國高等教育會議開幕詞）當時華東區有高等學校八十五所，而到一九五二年，則只有五十九所，所減少的二十六所自然全屬私立學校。同年九月二十四日新華社報導說調整後本區共設五十四院校，又減少了五所。一九五二年八月六日上海解放日報載：「華東區高等學校，經過這次全面性調整，今後華東區私立的高等學校將再不存在。」同樣，在別區內，私立大學也已被消滅。如中南區粵穗原有二十三院校，截至目前，僅有綜合性的大學一所，獨立學院四所，其餘私立學校早已無形無蹤了。廣西省原有大專院校六所（國立師範學院，國立廣西大學，西南法商學院，省立西江文理學院，省立醫學院，省立藝術專科學校）目前僅有廣西大學一所了。本區原有大學及專門院校共三四所，這次院系調整後，僅及原有的半數。西南區據

一九五〇年七月三十一日楚圖南的報告：「全區公私立高等學校共有四十三所，其中公立一七所，學生一萬餘人，私立二十六所，學生五千餘人。」^⑦但截至目前西南區所存的公私立學校，全部只有十所。私立學校自然全部關門了。

此外，院系調整中我們可以認識到中共加強技工訓練的重點。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把過去以「系」爲教學單位的制度，改以「專業」爲單位。即是在「系」的下面再細分科，學生分入某「專業」，而所習課程更加專門化，技術化了。

在這次院系調整之後，全國綜合性的大學一共只有七所（東北一，華北二，華東三，中南一），其他高等學校都是多科性或單科性的專門學院和專科學校。可以說中共的高等教育是以學院代替了原來大學的地位。以「系」代替學院的地位，而以專業（科）代替原來「系」的地位。這種辦法又是倣照蘇聯落後制度所訂定的。

第二節 統一招生和分配工作

中共對高等學校畢業生的工作，和招生事宜，從一九五〇年起就由政府統籌辦理。爲了達到順利分配的目的，他們採取了種種方式來說服畢業生。一九五二年八月七日人民日報社論說：「畢業的學生們，要認識立場和觀點，要了解革命的新形勢，不要考慮個人要求，堅決服從統一分配，那裡需要就到那裡去，那裡艱苦就到那裡去」。全國學聯中南主任陳震雷號召說：「在服從祖國需要的原則下，丟掉一切個人顧慮和打算，回答祖國的召喚，堅決服從政府統一分配，光榮是屬於我們服從政府分配的全體同學的。」（見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日長江日報）

中共對過去的學校抨擊最烈的是：「大學畢業生，學非所用，用非所學。」現在中共實施統一分配畢業生的情形如何？是否可以矯正以往大學生用非所學的偏頗。現有一個鐵的事實證明，中共的分配工作不外是掩耳盜鈴的手

法。且看一些教師的申訴吧！廣東中山大學電機工程系畢業生韓瑞齡於一九五二年暑假被分配到博羅泰美中學，担任初中體育（六節）音樂（三節）和政治（三節），他自己認為是人才的一個浪費，便提出意見，請求改調一個適當的崗位。但領導的人說，應該服從組織，服從工作的需要，結果還是啞然；江蘇南通師範有一個初中算術教員吳士佳，是大學農科畢業的，一九五二年暑假被統一分配到這師校教了十二小時的算術，他一肚子不高興，屢次向教育部門反映意見上去，一直沒有答覆。最後有一個幹部對他說：「祖國需要你去做什麼就做什麼，用不着談學用一致的問題；要從工作需要出發，學農的可以到工廠去，學工的可以到農場去。」中共的所謂分配工作原來就是如此！不過如果是黨團員的話，倒還有商量的餘地。因為在紅色政權下，黨團員學生，不特曾起過領導同學的作用，並且拉攏同學磨折同學的責任都由他一肩挑盡。所以在校時受到特別優厚的待遇，如享受公費（又名「人民助學金」）之外，每月還可以領些零用錢。畢業後的任職，如果是黨團員一出來便可以做到主任或組長的職位，非黨團員學生就是成績非常好，至多也是一個辦事員而已。可是，黨團員究竟也還是有良知的，他們在實際生活中已體驗到極權暴政的罪行，在內心上早已積極反抗了。儘管中共採用多種多樣無孔不入的辦法去控制學生，但出乎他們意外的是政治教育的效果普遍不如他們預期的理想。主要的表現是：（1）學生的時事測驗成績，驚人地壞；（2）學生不願參加土改（如一九五二年一月九日長江日報所說河南大學情形）；（3）學生甚至已參加青年團員者，都不願升為共產黨員（如福建日報報導廈門大學數百青年團員中只有三個積極份子）。這顯示中共剛柔兼施的一切手法，都宣告破產了。

中共對高中畢業學生，也採用說服的辦法去分配學生們入學。而且科、系、學校、地點、都由中共指定，入學後不准轉學或轉系。他們為了有效地說服學生們依其分配入學。有所謂「升學指導教育」，「勸學運動」，「民主鑑定」等運動。

中共為什麼對高中畢業生的問題如此熱心呢？為的是高中畢業人數比招生計劃中預定的名額少。例如一九五一

年九月十一日長江日報報導：「中南區本年暑假各大專學校擬招收學生一六五五七名，全區統一招生實際報名人數共八七二七名，只達到需要數目百分之五二強，」又如「全國工學院調整方案」內透露：「一九五二年全國高等學校招生計劃，最少五萬人，其中工學院招二萬五千人，其他科系招二萬五千人。但一九五二年全國高級中學畢業生才有三萬六千名」。⑧

近據中共人民日報的報導：「由於領導方面對畢業生缺乏縝密的安排，有些同學畢業後長期沒有分配工作，東北工學院的同學來信說，畢業後領導方面指示他們在原校「待命」三個月了，同學們的心情都很焦急。中央財經學院的同學來信說：分配工作的日期會多次的變動，學校也不說明解釋。

在部份較幸運的學生中，雖然獲得了職業，但也是學非所用，人民日報舉出了實例說：西北醫學院的內科畢業生被分配做眼科醫生，華中高級配藥學校有十六名俄文畢業生，被派到廣東教育廳，俄文一無所用。這足以證明中共的一切措施，都不過是美其名而已。

第三節 現況

根據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四日新華社對全國高等學校院系調整後的全面報導。我們知道調整後華北區共設四十院校；華東區共設三十四院校，其餘東北、西北、中南、西南未見說明設立若干院校。所以對於現存的高等學校，究竟有多少所，必須從原有的數量，以及它歸併，撤銷了多少，這樣多方面去比較歸納，才能獲得正確的數字。

民國三十一年統計全國高等學校（台灣和共區未列入）共有一百三十二所，其中大學四十一所，專門學校和獨立學院共九十一所。及戰事結束各地高等學校相繼復校，數量隨而增加。

一九五〇年六月據郭沫若在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報告說：「根據現有不完全材料，全國高等學校有一二二七所，學

生十三萬四千餘人，其中公立佔百分之六一，私人創辦的佔百之三九……」

這說明大陸淪陷前全國已有高等學校二二七所。但自中共統治大陸後的第一年，即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八日馬叙倫在政務院的報告：

「全國高等學校共有二〇一校，在校學生十二萬千八餘人……。」

從郭馬二人的先後報告中，可知二年之間全國高學等校的數量和學生人數都在遞減中。現存高等學校我們將以表列說明，包括一九五二年以後歸併和取締的院校。茲先將它在各大行政區接管，歸併，取消的學校，分述如次：

①東北區：東北區包括東北九省，本區原有高等學校十六所。經調整歸併的高等學校，計有：東北大學改為東北師範大學，停辦地質系，增設教育系，添設專修科及短期訓練班。大連大學採冶系改為冶金系，哈爾濱工業大學採用蘇聯學制與教材。延邊大學取銷理工學院，改組為師範學院。增設醫學院及農業專科。目前東北區經撤銷，停辦和調整後，現有高等學校十四所。

②華北區：華北區包括河北、山西、熱河、察哈爾、綏遠、和北平、天津二市。本區原有高等學校四十一所，經接收、撤銷者計有：輔仁、燕京、協和、銘賢、中國、朝陽、中法、津沽、北洋等大學。及達仁、唐山工學院等。目前實存者約二十八院校。

③華東區：華東區包括山東、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及南京、上海二市。本區原有高等學校八十五所，經中共接收調整後，截至目前，僅及四分之一。華東軍政委員會舒同說：「我們共接管專科以上學校五十二所……」（見一九五〇年二月十一日香港文匯報，華東軍政委員會關於華東文化教育工作情形的報告）。一九五〇年以後強令歸併和取締的尙有：大夏大學、滬江大學、聖約翰大學、之江大學、齊魯大學、法政學院、江灣法學院、持志學院、東吳大學、吳淞商專、金陵大學金陵女大等校。本區現存高等學校，不過二十五校。

④中南區：中南區包括河南、湖北、湖南、廣西、廣東、江西。本區原有高等學校三十四所（據一九五〇年九

月二十八日中南區軍政委員會主任趙毅敏報告）。但自同年起中共便將廣州的文化、廣州、國民和省立文理學院等八院校，合併為華南聯合大學，一九五一年十月十四日，粵共又召集粵穗各院校教師職工，舉行「院系調整動員大會」，在這次會議中便輕輕地把原有粵穗二十三院校，改縮為四個獨立學院和一間綜合性的大學了。截至目前本區共存高等學校十六所。

⑤西南區：西南區包括雲南、貴州、四川、西藏等省。本區原有高等學校共四十三所（據楚圖南一九五〇年七月三十一日在西南軍政委員會第一次全體委員會上的報告）。其中公立十七所、私立二十六所。經接收、歸併、調整後現全區僅有高等學校十一所了。

④西北區：西北區包括陝西、甘肅、寧夏、新疆、青海、西康。本區原有高等學校八所（據一九五〇年七月十一日楊明軒在西北軍政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席上報告）。經調整後現全區仍有各類高等學校七所。

截至一九五三年十月底止，據北平光明日報十月二十六日所載，大陸各大學組織大有變動，全國高校在緊張動盪中。

華中方面，將武漢大學的工程系科教師八十人，學生七百人分別調撥到華中工學院，華南工學院及中南土木建築學院去。並將湖南大學，南昌大學（原名中正大學）等校的教師五十五人，學生八百餘人撥到武漢大學來。現在的武大，只剩有中文、歷史、經濟、數學、生物、法律、化學、物理及俄文等幾個學系，和一個水利學院。

華南方面，將廣州中山大學的經濟系、社會系、勞動組、政治系、法律系等六百名師生分別調到中南財經學院和中南政法學院去。同時將廣西大學、南昌大學、湖南大學、武漢大學及華中師範大學等校的歷史、地理、中文、英文、物理、數學、生物等系四百名學生及教師調到中山大學。

在漢口，新設一個中南財經學院，以原中原大學、中山大學、廣西大學、南昌大學、湖南大學等五個學校的財經院系為基礎合併而外，該院計設有合作貿易系、經濟系、財政信貸系、工業經濟系、統計系、會計系等六個學系

和經濟理論、經濟計劃、財政、貿易、合作、信貸、會計、統計及工業經濟等九個「專業」，學生共計有一千八百人。

西南區的大專學校，據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三日光明日報及重慶新華日報十月二十二日消息：現正大加調整，撤銷華西大學，改為四川醫學院，撤銷貴州大學，改為貴陽醫學院和貴陽農學院。雲南大學工學院改為昆明工學院，其他實行編併並改校名的學校計有重慶土木建築學院，四川化工學院，四川財經學院，西南師範學院，四川師範學院，昆明師範學院，貴州師範學院，成都體育專科學校，西南音樂專科學校，西南美術學校，西南政法學院，西南俄文專科學校等。四川大學，重慶大學和雲南大學三校雖暫時保留，但仍難逃支解編併的厄運。

中等技術學校的調整合併，除中南、已告完成外，西北、華東等地目前仍在進行。據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一日光明日報報導：西北中等工業技術學校的機械科和電氣科，已分別改為咸陽機器工業學校和西安電力工業學校。西安石油工業學校的統計、會計兩科停止招生，增設石油與瓦斯井開採，石油與瓦斯鑽探，石油與瓦斯工礦設備及測量等四個專業。

三原工業學校改為水利工程學校，原有的土木科則擴充成立西安建築工程學校。西北公路學校的專修科及會計統計兩科停止招生。西北郵電學校的中級技術班編併到中南區的武昌郵電學校。甘肅山丹初級工業學校改為石油技術工業學校。陝西榆林工業學校和南鄭蜀興工業學校均改為農業學校。此外並新設西安地質學校，西安煤礦工業學校及新疆礦山地質學校三所。

農業學校：將陝西武功農業學校的畜牧科調到西安畜牧學校。將陝西郿縣農業學校改為林業學校。其中級農藝科的學生，則撥併到陝西涇陽農業學校。赤山農業學校改設為普通中學。

財經學校：將西安第二財經學校併入西安第一財經學校，並專門負責培養工廠礦山的財務管理人員。西安銀行學校則決定撤銷，將原有的中級班改為短期訓練班，陝西初級銀行學校亦停止招生。

以上的工業、農業、財經三方面的技術學校，調整編併後，統改由中共中央各有關業務部門負責領導，其與地方業務有關者，則由中共中央委託西北行政委員會各專業局代為管理。

華東的福州交通學校遷併入浙江杭州交通學校，福建工業學校造船科併入上海造船學校，莆田農業學校五年級兩班遷併福州農業學校，三年級一班併入龍溪農業學校，福安醫士學校併入福州衛生學校，莆田衛生學校護士科併入晉江醫士學校，晉江衛士學校的助產、護士兩科併入莆田衛生學校，馬江護士學校遷併福清護士學校。此外將福州私立博文財政金融學校和私立楓江財政金融學校合併入福州商業學校。

安徽省原有各類中等技術學校二十五所，現編併為二十一所，計工業學校三所，水利學校一所，財經學校三所，農業學校七所，衛生學校六所，其中大部份改由中共中央領導。

華北的天津海洋化工學校，石油工業學校，亦正分別與其他學校編併，鐵路學校，只專設土木建築一科，原有的機務、運輸、電務、工務各科則調撥到唐山鐵路學校，並將第一護士學校與人民護士學校合併為第一護士學校，將私立天和學校接收改為第二護士學校。

中共對高等教育存在着一種矛盾的心理，那就是一面要澈底的摧毀原有的高等教育，替之以「一面倒」的新型高等學校，即俄式的高等學校。但在時間的急迫和經濟條件的限制下，也成了棘手的問題。從他學校數量的急劇減少，可知他們內心的焦急！周恩來不早就說：「我們希望在十年以後，能够出現數以萬計的由工人農民出身的受過高等教育的新知識份子，作為經濟建設，文化建設與國防建設的骨幹」嗎？然而今日所反映的情形是：欲速不達。另一方面由於它施行搜括政策的結果，全國人民普遍地一日兩餐都成了問題，那還有餘力送子女上學！重慶大學銀行系只有一個學生，安徽大學，無錫國專等校招不到學生，請求停辦。這不是說明大家都在鬧「窮」而讀不起書嗎？

中共年來雖配合它加緊動員的政策，企圖大量製造所謂高級建設的技術人才。如一九五一年全國共錄取了新生

六萬五千八百九十七人，其中工科三萬三千六百三十二人（見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雖然這些學生半數以上係由各機關部隊抽調填充的。但目前全國高等學校究竟有多少人數。茲將它逐年公佈的人數作一簡表如次：

項目 人 數	年度						備註
	一九四九	一九五〇	一九五一	一九五二	一九五三		
一三六、〇〇〇	一三四、〇〇〇	一二八、〇〇〇	二一九、七〇〇	二三三、〇〇〇			馬叙倫對一九五一年報告的數字先後有出入，一說是比一九五〇年增加百分之三四、八，是則該年學生應為一七五、二八四

上列高等學校的學生人數，按照常理常識的批判，絕對是誇大的。目前中共容納最多學生的高等學校，便是綜合性的大學。如復旦、北京兩大學據他們報導有五千人以上。但全國綜合性的大學一共只有七所，姑假定每所都有五千人以上（實際上山東大學還不够二千人），亦不外三萬五千餘人。其餘能容納較多學生的就要算多科性的工業高等學校了，這些學校又姑假定每所一千人至二千五百人，全國共有這類學校五所，合計學生人數亦不外一萬至一萬二千五百人。再次就是師範學校及其他各種學院了。我們又假定這些院校，平均都有學生八百至一千人，以五十七個院校計，亦不外四萬五千六百人。至五萬七千人。此外現在殘存的大學，平均每校姑以二千人計，合共二十三校應有學生四萬六千人。照這樣的計算，全國高等學校的人數是：一三八六〇〇人。

現在我們要檢討中共統治下，一再給它摧毀破壞後高等學校究竟還殘存多少？（二期編併為一八二所）其分佈的情形如何？茲根據已有的材料，及他們公佈的數字，將現有大學及專門學院，分別表如次：

▲中共現有高等學校一覽表（一九五三年十月調查統計）

專 學	校 別	東北區		華北區		華東區		中南區		西南區		西北區	
		大	東北人民大學 (綜合性)	南開大學 (合)	山西大學 (性)	北京農業大學	山東大學 (綜)	中山大學 (綜合性)	武漢大學 (擬議中的綜合性)	四川大學	貴州大學	雲南大學	蘭州大學
瀋陽工學院	東北人民大學 (綜合性)	東北大學	東北師範大學	哈爾濱工業大學	哈爾濱醫科大學	中國醫科大學	長春大學	華北師範大學	山西大學 (性)	山東大學 (綜)	中山大學 (綜合性)	武漢大學 (擬議中的綜合性)	四川大學
瀋陽農學院	東北地質學院	東北林學院	清華高等工業學院 校（五年制）	天津高等工業學院 校（多科性）	河北師範專科學院 校（多科性）	華東師範學院	中南礦冶學院	華南農學院	廣西大學	廈門大學	同濟大學 （性）	復旦大學 （性）	貴州大學
哈爾濱農學院	哈爾濱農學院	哈爾濱農學院	南京高等工業學院 校（多科性）	浙江高等工業學院 校（多科性）	華東師範學院 校（多科性）	華東師範學院 校（多科性）	華南工學院	河南大學	南昌大學	安徽大學	交通大學	同濟大學 （性）	雲南大學
重慶化學工業學院	重慶化學工業學院	重慶化學工業學院 校（多科性）	重慶高等工業學院 校（多科性）	新疆學院	新疆學院	新疆學院	華南工學院	海南大學	廣西大學	廈門大學	同濟大學 （性）	武漢大學 (擬議中的綜合性)	中山大學 (綜合性)
獸醫學院	獸醫學院	獸醫學院	獸醫學院	西北工學院	西北工學院	西北工學院	華南師範學院	華南農學院	華南農學院	華南農學院	華南農學院	華南農學院	華東師範學院

學門

瀋陽俄文專科學校

校

大連海運學院

校

北京工業學院

華東化工學院
華東水利學院
華東地質學院

武漢地質學院
武漢政法學院

院

四川財經學院

校

貴州師範學院
川東教育學院
昆明師範學院

院

四川體育學院

校

西北俄文專科學校

院

福建師範學院
安徽師範學院

院

北京林學院

北京機械化農業

華東新聞學院

院

學校

華東航空工業學

院

中央財經學院

中國礦業學院

上海工業學院

院

中國科學院

北京法政學院

華東音樂學院

院

北京石油學院

山東師範學院

院

北京鐵道學院

上海俄文專科學校

校

校

天津土木工程學

中央體育學院
華北新聞學院